



虎 養 珍 良 娘 子

江都古城，欢香馆内，如花美眷竟是上古幻兽化身
魑魅世事，魍魉玄奇，珍馐佳肴无非人世欲望沉迷

佟 婕◎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虎 養 養 娘子

佟 婕◎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

为各... 一...

ISBN 978-7-329-00373-7

1. 著... 二. 著... 三. 著...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0427号

敬告读者

TAOTIE

正小...

出...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饕餮娘子/佟婕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229-00773-7

I. 饕… II. 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0487 号

饕餮娘子

TAOTIE NIANGZI

佟 婕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李云伟
责任编辑: 李 子 李云伟
责任校对: 温雪梅
装帧设计: 天行云翼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71 千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773-7

定价: 2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虎食 養 娘子



目录

一 神仙醋	1
二 普藏糕	15
三 阿胶肉	31
四 麒麟馒头	49
五 醉桃羹	67
六 莲花豆	83
七 雪花酥	107
八 鱼茶水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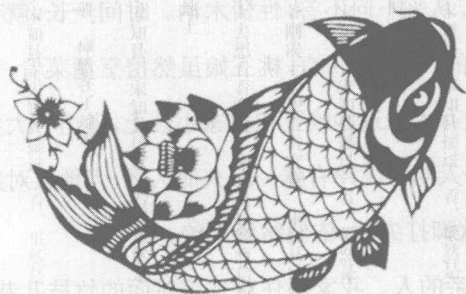
目录

九莲心果	145
十芙蓉肺	169
十一金丝粉	189
十二纸花蜜	227
十三明珠羹	249
十四菊花骨	269
附录 鬼豆腐	299



虎食餐餐娘子

一神仙醋



江都近郊乡下，有一处柳青街的“欢香馆”，可是本地客如云来的有名特色饭馆。

这家饭馆也不知是哪一年就突然冒出来的，当家的是一位老板娘，自称姓陶，北方过来的人。她年约三十，生得窈窕白皙，朱唇潋潋，妩媚动人；夏日里常穿一身素洁的青蓝色小碎花葛布衣衫，下厨时裹着一色的包头，迎来送往间，大方得体，童叟无欺；待邻里街坊也都格外和蔼热情，所以人戏称桃花三娘子，后来又干脆直呼桃三娘了。

桃三娘的厨艺很快在江都一带有了名气，天南地北的小吃大菜，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偶尔说起家乡的什么，她又能找到菜肉食材的，稍一琢磨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来，保证让离乡背井出来跑生意的客人吃得开心满意。

她的小店也因此名声大噪，附近乡里人家，甚至有想把女儿送来跟她学操持技艺的，可桃三娘总是婉言谢绝，谦虚地笑着说自家这是微薄小店糊口伎俩，不值一提。

后来，街坊四邻看她平日里不怎么与人交际，没有丈夫儿女，又不见任何亲戚走动，手下几个伙计唯有低头做事，从来不问不答，性情木讷。时间一长，就有人议论起这桃三娘有点古怪。更离谱的，还有人传言，桃三娘虽然擅烹调菜肴，可其实最喜欢吃的，竟是脑子，不止一次有人见过她晚上在自家小灶上，煮出一大盆白花花，不知是猪还是牛的脑子，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久而久之，当地人对她就敬而远之起来。只是来往客商歇脚打尖的，依然络绎不绝。

唯有我，却觉得桃三娘是最可亲的人。我家就住欢香馆对面的竹枝儿巷口，



爹爹是做木匠的，整日里游走于东家西家，敲敲打打没有停歇的时候；娘则忙于许多针黹活计，十指穿缝间，日子也能更细密。

我从小总自己玩，没事趴在自家窗台上，就能闻见路口对面欢香馆飘过来的饭菜香气，也看得见老板娘忙忙碌碌的身影。

长大一点，有时就跑到欢香馆门前附近，见桃三娘正摊开一些竹篾簸箕晒茄子干或豆角干，也过去帮帮她忙，她总笑着夸我懂事，临了有时还在我嘴里塞一块梅糖。

天气好的黄道吉日里，我总能看见桃三娘把浸泡过的豆子拌好，在自家院子里造酱油。一边帮她打把下手，一边听她娓娓道来造酱的秘诀：“下酱的日子最忌讳‘水日’，这一天造酱油肯定不成的，会生虫。若已经长虫了，可以拿六七个草乌头，每个切四块，排在坛底，酱里有虫也即死，永不再生……等到中秋后，可以放一杯左右甘草，就不会生霉花子……蚕豆酱油味道更妙，拿五月收下的蚕豆一斗，煮熟去壳，白面三斗，滚水六斗，晒七日，入盐八斤……”

这样的日子长了，我到欢香馆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客官里面请！客官想吃点什么？”

“嗨，都是老主顾了，桃三娘，来碟韭菜炒鸡蛋，椒末麻油拌个猪耳丝，打个火腿豆腐汤，两碗米饭！”

“好咧，跑堂的快给客官上茶！”

一迭声吆喝下去，不一时，酒足饭饱，那客商把随身带来放在桌上的一个大包袱拍了拍，朝桃三娘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道：“桃三娘，买根簪子吧？我刚从金陵进的货，卖给你，肯定是最实惠的价码。”

桃三娘笑吟吟过来：“知道你的都是好东西，但我不喜欢，我整天忙里忙外的，戴这些不方便。”

“是、是，桃花三娘子花容月貌，不打扮也比一般人强百倍，叫什么唇不点而丹，眉不画而翠……”





“得！吃好喝好了就拿我取笑是吧？小心下回我给你饭里下巴豆。”桃三娘从一排柜子底下端出一小口坛子，开了封口，拿勺子舀出一点尝尝。

旁有人看着好奇：“哟，桃三娘，又是什么好东西？”

桃三娘笑了笑，不答。

这个时候，我正在巷子口闲晃，忽然见一人从路的一头慢慢踱来。是个穿青布长衫的后生，却是本地官洲渡头摆渡张老汉的独子张玉才，勤奋上进的读书人，虽然他长相干净整齐，但黄黄瘦瘦的总有那么点寒酸相。张玉才为人平日最是谨小慎微，隔三差五帮人写个帖子、代笔一封信，也能聊以糊口。可今日见他，却是眉头深锁，神情懊丧，魂不守舍地就走进欢香馆去，我出于好奇，便也往店门口挨近过去，只听他甫一进去就喊：“跑堂的，去给我打斤酒来。”

跑堂的引他到一张桌子坐下：“客官您是要哪种酒啊？烧春还是梨花白？太雕竹叶青？”

“随便随便！”张玉才不耐烦摆手，自兜里抓出一把钱撒桌上，“你看着办吧。”

跑堂的捡起钱算了算：“好，您稍等。”

不一会儿，就捧来了一碟花生米，一碟五香豆，一个约半斤的锡酒壶：“客官慢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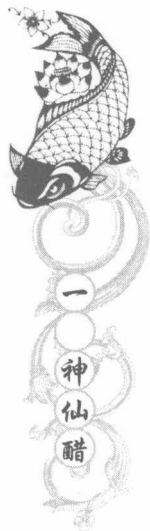
桃三娘在柜台那儿冷眼看着，只见他倒满一杯酒就往嘴里灌，一口喝干，再倒一杯，一连灌下三杯去，那样子就是不会喝酒的人。果不其然，他立刻就呛得满脸通红，剧烈咳嗽起来。

“哎呀，你们怎么都不认得吗？不是和你们说过了吗？本地街坊来了，更要好好招待，李二，快去把我做的糟鸭蛋拿两个来。”桃三娘赶忙走过来，朝张玉才道，“你是张家的小哥吧？喝酒也别太猛了，得吃点东西垫垫。”

张玉才被酒呛得晕头转向的：“你、你别来管我……”

我在外面听见是桃三娘糟的鸭蛋，就忍不住流口水了。她糟的鸭蛋味道和形状都很新异，洗净鸭蛋放进她秘制的陈糟坛子里，存放七天后取出，鸭蛋就会软糯如绵，再用小巧方形木匣盛煮，即成方蛋，切片吃着鲜味无比。





看那张玉才不领情，桃三娘也不生气，依旧笑咪咪地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这里过路行脚的人，来去匆匆，自然也没人过多去注意这个后生。

我好奇地在欢香馆门口两棵核桃树下挪来挪去，不时拿眼偷瞄一下店里的情景。只见那张玉才咳嗽完了，又再灌了自己两杯，迅速就脸红筋凸起来，根本就是存心要灌醉自己的模样。我看他的样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却又无从发泄，恐怕他喝醉了还要闹事吧？桃三娘应该早看在眼里了，怎么她这会儿也不言语呢？

我又望向桃三娘，正巧她也看见了我，就招呼道：“桃月儿啊，几天没看见你了。”说着，她就走到店门前来，声音略压低，“我刚点了一壶梅卤茶，别人我可不给他喝，你来。”她伸手牵我，我就跟着她进去了，到柜台旁一张小桌子坐了，桃三娘给我倒来茶。

我正要喝，突然只听“哐当”一声碎响，我们一齐看过去，只见那张玉才手上满是鲜血，桌上地上都是一些碎了的酒杯渣子。他却不知道痛似的，先是定定地看着自己的手一阵，接着竟捶打起桌子号啕大哭起来。

店里众人都看得傻了眼，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好。

只听他一边哭一边还口齿不清地喊：“椒盐、椒盐……”

我一头雾水，也听得新鲜，小声与旁边桃三娘说：“三、三娘，他说什么……椒盐？”

桃三娘抿嘴笑笑没回答我，有人结账，她拿起算盘拨打起来，纤纤笋玉一般的手指飞快跳动着，煞是好看。

我却害怕起来，我过去从未看见过喝醉了会发这么大酒疯的。我死死盯着那张玉才，只见他满手血流不止，双臂使劲挥舞着。旁边一桌有个离他最近的客人，刚起身想避开他远点的时候，他冷不丁地突然过去一把攥住那人衣服：“这个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啊！你说啊，这人、这人，偏偏有人想得的却得不到，想说的话，也不能说啊！怎么就……椒盐！……”

他继续大喊大叫，把这倒霉的客人吓得不轻。店里伙计过去拉他，看他平日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这会儿却一把将伙计甩得跌出去老远。



我吓傻了：“三、三娘……”

回头却见桃三娘慢条斯理地把她方才尝过味道的坛子打开，用舀子舀出一勺放进一酒杯里，然后拿着酒杯朝张玉才走过去。

那张玉才已经放开那倒霉蛋，“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继续挥舞血淋淋的手大哭，桃三娘伸手一拍他：“张小哥，有话好说嘛，来，三娘再敬你一杯。”

张玉才原本谁都不答理的，桃三娘这么一句，他顿时就停下来，回头眼睛发直地看了看她，再看看她手里的酒，接了过去，又毫不犹豫一口喝尽。刚一入口，他便脸色一变，眼睛猛地一瞪，手里的杯子掉落，整个人像只破口袋一般，往地上一歪倒，就失去知觉了。

“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周围的人都惊叫起来，凑着头过来看。

桃三娘却不以为异，转身吩咐道：“哎呀，各位多多包涵啊！这位客官他不胜酒力，实在不好意思。李二，快把张小哥扶起来，他喝太多醉倒了。何大，拿醒酒石来。”

众人本来与张玉才不认识，也就散开不管这闲事了。众人回自己桌上，吃饭的继续吃，结账的结了走，不一会儿店里就清静下来。

李二把张玉才扶到一个地方歪着，等何大拿来醒酒石放进他嘴里，便也都各自去忙活各自的事去了。

我看张玉才半晌没动了，才从惊吓中缓过神来，桃三娘的身影依旧是忙忙碌碌的，那副处变不惊的气度，让我打心底佩服。她完全不像我娘或者其他我所认识的婶姨姑婆那样，碰到一点点小事就大惊小叫，做饭的手艺，也比那些人强……就在我自己胡思乱想的时候，桃三娘已经利落地把客人都打发完了，回到柜台前看我：“桃月儿，想什么呢？”

我摇摇头。

她笑眯眯地拧拧我的鼻尖：“三娘最喜欢小桃月儿了，知道为什么吗？”

我又摇摇头。

“因为桃月儿长得漂亮，人又聪明伶俐，不任性不多说话，还有名字呀，也和三





娘的一样，都有个桃字儿。你说，三娘能不喜欢你吗？”

我愣愣地看着她，仿佛没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那边的张玉才忽然发出“哎哟”一声呻吟。

我们一齐看去，他果然是醒了。

他咳嗽一下，吐出了口里的醒酒石，李二周到地跑去拿来一条毛巾给他擦脸。他这一昏一醒，其实没隔多大会儿工夫，可看他那样子，酒疯却是完全过去了。

桃三娘又拿酒杯装了点方才坛子里留给他喝的东西，走过去道：“小张哥，再喝一杯吧？”

张玉才赶紧摇头摆手：“不、不喝了。”

桃三娘在他身边坐下：“这个不是酒，是我刚酿好开坛的神仙醋，健胃醒酒。刚才我让你喝了一杯，就把上头的酒劲压下去了，你这会儿肯定头疼，再喝一杯，兴许能舒服点。”

张玉才只好接过杯子：“谢、谢谢桃三娘，叨扰了，我睡了多少时辰？”

桃三娘毫不在意：“一个时辰都不到，小哥儿好酒量啊。”

“开、开什么玩笑……”张玉才脸上露出抽搐一般难看的表情，不知他是想挤出点笑，还是实在想哭。

“快喝吧，有什么烦心的事，喝酒也不是个办法。反正这会子没人了，你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啊。”桃三娘亲切备至地嘱咐几句，张玉才点点头。

桃三娘走开了一会儿，我坐在这边，见张玉才在那发呆，不知在想什么，直到桃三娘捧着一大碗热腾腾的面回来：“小张哥儿，你准饿了吧？来吃碗面吧？”

张玉才有些茫然无措地接过面碗，低头一看碗里，是用肉丝豆酱、醋、芝麻油、椒末、腌笋、葱花等诸料拌好的切面，突然眉头一蹙鼻头一酸，又大哭起来。

“哎？小张哥，你又是怎么了？”桃三娘关切地道，但她说话的神情，却还是那般不紧不慢。

张玉才又哭了一阵，才慢慢抽抽噎噎地止住，许是看这店里也没别人，我又是小孩子，于是才把他的事情道了出来。



原来上个月十五，他一个人无事，上街闲逛，正巧走到金钟寺门前的时候，有三乘轿子堵在路上，是当地大户古董店老板吴石芒的三位家眷，刚从庙里进完香出来。

张玉才走过也只是侧目一望，却正好与抬脚走出门槛的一位着石榴红裙的女子遥遥四目相对，鬼使神差般，两人竟都刷地脸通红一片。

张玉才的脚步一下子慢了下来，但那女子身边还有一个丫鬟搀着她走，她只略一住了脚，就从她身后又走出一绿衣黄裙女子推她：“娇艳，走这么慢啊。”

张玉才听见，便知这女子名叫娇艳。女子也不多说什么，只是再深深看他一眼，便向轿子走去，他想上前去说个话也是不能的，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三乘轿子抬走了。

原本接下来几日，他自己单思那女子，甚至引致神思恍惚也就罢了。可昨日却突然听人说，那日吴老板的三位妻妾上香回去后，其中一个叫娇艳的小妾，本是他年前才买来收房的，一直宠爱有加。不想这日竟看中了街上一个不知哪来的野男人，回去后一直念念不忘，还对她的丫鬟感叹那位“美哉少年”，被吴老板听到后，一气之下吊起来毒打一顿，后见她奄奄一息了，就干脆用绳捆住，连夜填到后山上一口荒井里去了。

张玉才听到这话，立刻飞跑到那后山的荒井去，却见那井上被人压了一块恐有数百斤的大石块。井周围草木被踩踏凌乱，应是最近确有不止一人来过的，他想要推开石块，但力不从心，当时抚石大恸，就哭了一场。

桃三娘听完始末，啧啧感叹，可也疑问：“你怎么就真的确定娇艳就在那井里呢？”

“不瞒三娘，当时我独自在井边待到深夜，竟碰见娇艳的丫鬟叫翠纹的，她提着些银白纸钱，说是好歹主仆一场，趁夜里无人知晓才偷跑来祭奠一番的。我细细一问，就什么都清楚了。”

“噢，原来如此呀！真真是情错何堪痴儿女呀。”桃三娘摇头苦笑一下。



张玉才说完，又不由得发起愣来。

“哎，面都凉了。”桃三娘一边催他快吃面，一边拍拍他的肩膀叹道，“确实挺糟的，不过也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呢。”

“娇艳……已经死了！”张玉才哽着声音说。

“未必的啊，”桃三娘向四周看了看，才压低声音道，“你先把面吃完，我再告诉你。”

张玉才想也不想，端起面碗就狼吞虎咽起来。

我在一旁看看他，又看看桃三娘，不明白三娘是什么意思。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曾听老人讲过的故事：天仙下凡专门来配了穷小子，或者穷小子偷了天仙的衣服，然后娶了天仙。但眼前这张玉才和那吴老板的小妾，并不像那故事里所讲的……

桃三娘脸上带着惯常的一抹笑，看他吃完了，让李二收碗，又唤何大把梅卤茶拿来，倒出几碗。张玉才催她：“三娘，不要和我开玩笑，刚才你说娇艳可能没死，是什么意思？”

桃三娘反问：“你说的那口井，可是在吴家大宅子后面，那石半坡上大槐树下的？”

“是啊。”

“你也知道，我几年前刚来这镇上，就开了这家饭馆的。当时我为了找些好水，就把这一带的水井都看了一遍，那石半坡上的井啊，别看下面黑洞洞的，其实没什么水，就是潮潮的长了好些青苔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娇艳既然没死，那就算掉下去，肯定也淹不死她。”

“真的？”张玉才不敢相信。

“是啊，我骗你干什么？”

“可是……她受了伤……不行，我得去救她！”说着，张玉才起身就往外走。

“等等！你就这样去啊？”桃三娘连忙喊住他，“这青天白日的，你要干什么？再说了，你不是说吴家还拿块大石头压住了井口吗？你一个人去，能搬动？”



“可是……”

“别可是了，这样吧，”桃三娘想了想，“那娇艳也是怪可怜的，三娘帮你这个忙。你先回家待着，今晚夜黑以后，你来我这儿，我让何大、李二陪你去。”

“真的？”张玉才难以置信地看着桃三娘。

“当然当然，你先回去吧。”桃三娘嫌他啰唆似的，把他连哄带推送走了。

这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总在想着张玉才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在那口井边，商量着如何搬开大石块了，又或者已经搬开了石块，正拿绳子打算下去救人呢……我翻来覆去，越想却越有点害怕。

娘被我扰醒了，翻身过来拍了我一下：“丫头别乱动。”

“娘……我肚子有点疼，想去茅房。”我撒了个谎，然后爬起身出去。

屋外院子里静悄悄的，偶有几声虫鸣，没什么风，只有一弯下弦月，在丝丝云中显得若隐若现。

我隔着矮墙朝远处的欢香馆张望，夜幕之中，没有房屋的轮廓，只有悬挂于饭馆门前，那两个夜里长明的红色灯笼，在发出隐隐若现的光亮。

才过了小满，天气还是湿湿凉凉的，不知是凝聚在地上的水汽还是青苔，脚下有点滑，我就是舍不得回去睡，只想看看他们究竟回来没有。

“梆——梆！”有打更的走过，已经子时了，他们却还未回来？

那一双红灯笼在那里静静地亮着，我突然打了个冷战，不知哪来的一股劲，我推开院门，朝欢香馆走去。

门紧锁着，里面没有光，我诧异地想，难道三娘也去了石半坡？

不死心，我又转而跑到欢香馆的侧门，那儿有间小小的马厩，是给客人歇牲口的。但三娘自己除了厨房外边一个大缸里养鱼外，却不养其他任何动物，包括小狗。我从马厩的小门往里看，院子里有光，接着还闻到阵阵香味！

我抻着脖子深吸一口，是刚刚蒸熟的米饭香气！

我试着推了推门，居然“吱呀”一声就开了。我赶紧迈进门去，但不敢声张，只



是蹑手蹑脚地走进几步。正好有一个拐角，我伸出头朝院里看，果然看见一口几十斤的大锅，里面热气蒸腾的满满一锅黄米饭。

还有一个平时专门掌管厨房叫何二的厨子，在地上已摊开铺好了一张干净竹席，桃三娘围绕着竹席四周，正分别点了五盏蜡烛。我十分疑惑，不明白她究竟在干什么，便不敢出声去打扰她。只见何二拿着葫芦瓢，在黄米饭里拌入估计是酒曲的粉末，然后再舀出放在席子上，桃三娘则正襟朝竹席和蜡烛拜了拜，才俯身收拾席上的米饭，只见她熟练地先将一大团米饭用手规整成圆形，放在席子的一端，然后我惊异地发现她竟然把所有黄米饭堆砌成一个人形！

何二在旁边一声不响，默默帮助她忙活着，一副司空见惯的模样。

难道三娘又在做什么好吃的？我兴奋地想，没有什么戒备心地走了出来，挨着墙角站着，看他们忙。

桃三娘把整个人形做好后，转过头来突然看见我在，显然吓了一跳：“桃月？……”

我也被她的表情吓得一怔。

不过她很快又露出笑容：“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自己家里好好睡觉呢？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她一边说着一边走过来。

“三娘，你在做什么好吃的？”我抬头望着她却反问道，我不想回答她为什么我没在家好好睡觉。

“这是呀，在做神仙醋。”桃三娘笑咪咪地牵起我的手，拉我到磨盘旁的木凳子坐下。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就眼皮沉重，她让我坐下，正好背靠磨盘，我往后一仰，头抵着石磨就睡着了。

……一直到，我被很多脚步、说话的嘈杂声吵醒。

张玉才一身黑头土脸的，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怀里横抱着一个衣衫脏污破损、蓬头垢面的小个子女人，何大何二点起好几盏灯，把整座院子照得通亮。

煤炉子上烧着一大锅水，桃三娘拿着两个小瓷瓶和一卷白纱布，招呼他们：“快进这屋来吧，这房间刚才李二已经收拾干净了。”



我揉揉惺忪的眼睛，看着他们忙乱着进了院子角落头一个房间，李二装了一盆水也跟了进去，又听得桃三娘说：“何二，去装碗米汤。”

张玉才问：“要不要去找大夫？”

桃三娘制止道：“我这里什么药都有，你找大夫不怕泄露了出去啊？”

院子里先前那摆了人形黄米饭的席子不见了，蜡烛也没有留下，许是方才我睡着的时候，他们收起来了，也不知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我也想跟进屋里去，看看那娇艳的脸，究竟是长什么样，看来三娘说得没错，她真的没死。这时何二从厨房端着一碗米汤出来，我就跟着他走进去，可才到门口，桃三娘就把张玉才和何大李二等人推出来：“我要给她脱衣服料理伤口了，你们都出去。”说完顺手接过何二的碗，一眼觑见我，又叫：“李二，送桃月回家！”末了，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实在是困极了，只想尽快回到床上去蒙头大睡。张玉才他们根本没有留意到我，李二便带着我，从那个小偏门出去，将我送回家门口，然后一声不响没有任何表情地自己转身又回去。

我迷迷糊糊地进门，摸黑小心爬回床上，娘居然一直熟睡着，根本不知道我离开了很久。

第二日我再去欢香馆，看到桃三娘身影还是一贯地忙碌，客繁流转，与以往没有任何异样。直到过了未时以后，店里客人散完，张玉才从柳青街的那一头急匆匆走来，我看见桃三娘在柜台算账，何大拿出一桶水到店门口前，给两棵核桃树浇水，于是走过去。

那树上结着无数绿油油的小果子，浓荫布下一片清凉，何大仔细浇完水，又拿竹竿赶逐树冠里鸣叫的蝉。我对他的行动虽有些奇怪，但也没有在意，桃三娘照例是一看见我，就亲热地喊我进去坐。

那张玉才一进店来，就直奔后院，桃三娘拦住他：“你怎么跟个没头苍蝇似的？”

“娇艳她怎么样了？”张玉才急道。

